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尺牘

三

大樽軒隨園全集

八

全

戊午季校正精鈔

隨園尺牘

文明書局藏版

上海文明書局藏版

序

隨園先生嘗謂尺牘者古文之唾餘。今之人或以尺牘為古文誤也。蓋古文體最嚴潔。一切綺語諧語排偶語詞賦語理學語佛老語考據註疏寒暄酬應語俱不可一字犯其筆端。若尺牘則信手任心。謔浪笑傲。無所不可。故先生所為尺牘隨作隨棄。今冬先生過揚州。豫從其弟子劉霞裳處抄得若干。讀之意趣橫生。殊勝蘇黃小品。且中論政論古論文學極有關係。在他人必闌入正集矣。而先生棄若涕唾。未免大忍。豫故爭之曰。先生以四六為外集。其嚴畫古文界限之意業已了然。尺牘每況愈下。豫豈不知然而齊桓公謂管仲曰。仲父但教我以善。而不教我以不善。我又安知善之所以為善耶。今先生既以嚴且潔者示人。而不以不嚴不潔者示人。則學者又何由知古文與尺牘所由判別之故哉。先生笑曰諾。遂梓而存之。僅得六卷。真州後學洪錫豫。

小倉山房尺牘卷一

隨園

答鎮江黃太守

急足至。知侯丞之變。倉卒不及察。泣然久之。既而曰。嗚呼。侯丞得死所矣。唐侯喜受知於盧郎中。面有喜色。而過昌黎曰。侯喜死不恨。然而喜固不死。則盧公之知終未深也。枚與丞游凡十年。丞為文甚古。行義甚高。落魄江南。枚薦丞於公。公憐之。賜顏色甚厚。亡何。丞調溧陽尉。公守鎮江。溧固公屬也。丞大喜。揚揚然。治行李。載妻子以去。去竟死公署中。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固其所也。公之知丞。丞之感公。從可知矣。丞家寒。窘於歸葬。枚不能厚賻。為請於諸紳士而足成之。恐滯時日。先以餅金寄上。所示祭文。蒼涼沉古。今人不能為丞有靈。當以死為快也。

答兩江制府尹公

韋抱總來。接寄懷詩二章。知夫子得句於風雨橫舟之際。金絲引和。寄託深遠。適窗前有綠梅一株。水仙數種。對之展讀。止與古香冷艷。同入襟懷。枚瘧雖痊。而四肢無力。終日曳杖而行。未出柴門一步。借此閉門。與廿一史中古人相對。領現在可行之樂。補平生未讀之書。昔有善用其短者。枚亦善用其病。夫子聞之。必為莞爾。枚尚有請者。先君服闋已久。非無仕進之心。因老母七旬。家無貲事。與聖朝終養之例相符。枚已申明情節。由江寧轉報。此實為鳥私情。退而求

息。並非膏肓泉石。借此鳴高。文書到院之日。求夫子早為題達。免吏部赴補遷延之處分。則山中之歲月。與膝下之晨昏。未始非夫子重莅江南之所賜也。

再答尹公

枚健飯一月矣。起居幸如平時。惟形體未充。五十步外不能離杖而行。前蒙夫子遣使問疾。枚欲趨函丈。奈春寒逼人。毛髮析灑。且閉戶半年。一作出山之雲。則酬應如麻而起。是以旌旗兩至白門。而野鶴孤眠。竟無迎送。自嘆公門桃李。變作朽木難雕。倘節屆清明。此身與草木同茂。定當先詣平泉。領略時雨春風。以捐除宿疾也。呈小詩數章。親筆謄寫。夫子讀詩情宛轉。喜其故態之存。見字蹟欹斜。憐其腕力之弱。五六兩公字未知已渡江否。奉懷詩附書於後。

病中謝尹相國賜食物

接疊韻詩。至於再。至於三。如春波遇風。秋雲過月。曾見疊出。而意思無窮。當即重籠壁間。恐江城碧紗。從此價貴。隨園庭榭。將終宵有絲竹之聲。蒙惠食物二種。憐野鳥之有文章也。故貽以雌雉。知山人之非熱客也。故賜以冰梨。對使傾筐。降拜登受。奈昨日偶感寒疾。山中蒼苔之色。忽移生於舌本之間。嗜好酸鹹。如隔十重皮甲。方造軒光之竈。飲苦口之湯。對此珍羞。無能染指。不得已盡頒之於侍疾之人。使食德飲和。廣沾師惠。然而貪饕性在。嗔念反生。不自恨其朵頤福薄。而轉恨先生之賜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偏當此口不從心之時。似若瞋亡往拜者。因追憶廿年前蒙

高郵一薦部議阻之。從此長慶老郎官階終矣。平生慣領虛名。大率類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夫子其有以補過焉。

答相國勸獨宿

夫子惟其疾之憂。循循善誘。教以隔絕羣花。單身獨宿。且以雛鳳將鳴之語。宛轉勸之。道西收有日。東作休勞。甚矣先生之恩我也。甚矣先生之迂我也。夫有子克家。身後之事。非人不暖。病中之需。夫子身為相國。而急其所緩。緩其所急。雖則愛人以德之心。殊乖燮理陰陽之義。群雌粥粥。覺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得毋有反唇而相稽者乎。且枚之居處。不避群花。更有說焉。人惟與花相遠。故聞香破戒者有之。逢花必折者有之。若夫鄧尉種梅之夫。洞庭栽橘之叟。終日見花。如不見花者何也。狎而玩之。故淡而忘之也。枚自幼以人為簞。迄今四十年矣。橫陳嚼蠟。習慣自然。顏淵侍於孔子。自稱坐忘。若枚者。可稱臥忘者也。願夫子之勿慮也。

答似村公子索食物

前上筍道蜜餌。是郎主之餐。非先生之饌。不謂公子食而甘之。竟作堂上秩膳之獻。不但孝子服養無方。使二親嘗其旨否。且代弟子東修自獻。免嫌陸氏莊荒。可謂一舉而兩善備焉。來書代傳夫子之言。平章軟脆。判別酸鹹。油重則濡而不芳。糖多故膩而不爽。具見大君子一飲一食。有誨人不倦之意。明知調羹之衣鉢。難傳粗糲之腐儒。然從此燔黍捭豚。小增學問。他日趙稚長能監

厨請客。未必非夫子循循善誘之功也。至於惟將來之獻芹。為君子之屬饗。則羊棗昌蒲。未諳食性。還望公字於問安視膳之餘。探得老人所嗜。消息暗通。當別作羹湯。自夸手爪。羞惟所有。不若徵惟所欲之為妙也。僕非新婦。兄恰小姑。故敢布其縷縷。

答相國

風物淒緊。急景凋年。江城之金印銅符。齊被黃紬封裹。一時官吏。是召公伴與優游之日。非周公所其無逸之時。故人莊魏倪許諸公。連日作消寒之會。互鬪羹湯。以枚為飲食之人。引為上客。且知枚天性不飲。故未入酒泉之郡。先登飯顚之山。一盞未交。而五漿先饋。夫子知之。命各加品題。密為申報。伏思魏文帝典論云。一世長者知居處。二世長者知服食。錢穆父亦云。三世仕宦。纔曉得著衣喫飯。枚簞人子耳。腹如唐園。半是菜根充塞。雖有牛羊。未必遽能踏破。何足當諄諄見委之盛心哉。然傳說調羹之妙。衣鉢難傳。而易牙知味之稱。古今同嗜。謹當持三寸不爛之舌。仔細平章。凡一切蒸鳧炙鵠。鴨脯羊羹。必加去取之功。列長名之榜。為夫子瑣屑具呈焉。明知制魚非獻替之術。何敢乞醢效忠。或者束脩亦弟子之心。不妨惜花獻佛。想當日伏生傳經。不廢羹飲一章。亦以酒食為先生饌計耶。

又

手諭責人者。重以周責己者。廉以約束脩之獻。不許遲遲。枚聞命之下。汗出如漿。第所以徘徊而不

敢獻者有二故焉。一則能近取譬。責人者。必責之鮑老登場。其郎當未必不更甚於鄭老。以故願甘蠶膏。知難而退。一則夫子居心行事。刻刻從實。惟於論詩論味。則豁刻已甚。一吟詠耳。或摘其句中之累。或抉其字外之疵。一飲食耳。或嫌其失火齊之功。或詆其少水泉之潔。就使安成名高宏微製美。而往往卷俎而退者多。置虛命徹者少。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枚獨何人。能無怖乎。不特此也。諸公廚下。執爨之人。男子也。養定後。可以提挈而來。枚廚下治具之人。女子也。登鼎時。不能束裝而走。山中草舍。抵列戟軍門也。須三十須臾。如炊五斗黍許矣。能無一里變臭。二里變色。三里變味乎。詩之不佳。一身失名。味之不佳。一家喪名。傳有之。曰。噉噉之食。不可扭也。不能為膏。而只離咎也。故不敢獻也。

又

書來敦敦再三。又命羣公字環檄而勦之。雖枚為石人。亦不得不拾顏淵之塵。看魏昭之粥矣。昨漏下二鼓。聚家人而謀焉。僉以為夫子飽大官之饌。飫天廚之珍。凡堯舜舜韭。禹糧湯烹。酒號三辰。脯名千里者。何一不屬饜於相公之腹。一旦種菜野人。想出奇制勝。不亦難乎。然枚獨氣粗膽壯而奮然治具者。恰別有說焉。每見大官貴人堂上。懸畫一幅。製行樂一圖。往往不畫玉几金牀。而反畫白蘋紅蓼。竹杖芒鞋者。何哉。蓋味濃則厭。趣淡反佳故耳。枚今所獻。亦倣此意而為之。如平日詩文。自出機杼。不屑寄人籬下。伊川先生云。凡事必求一是處。况束脩古禮。不敢以

苟且將之以故別之欲其真也。冽之欲其清也。調而嘗之欲其臭香而引津也。暮而急馳之封碧磁之口欲其旨蓄而氣不上升也。自以為弟子之於味也盡心焉耳矣。且飲食之道不可以隨眾尤不可以務名。嘗謂燕窩海參虛名之士也。盜他味以為己味。雞鴨魚豚豪傑之材也。卓然有自立之味。各成一家。且如廣大教主往往以陰德濟人而已不居其功。枚所獻有雞豚無海菜。故又作解嘲之說。自文其陋。惟夫子哂之。再有請者。陸氏莊荒三十年。一旦偶有萌芽。倘樵者又從而踐踏之。則從此寸草不生矣。誠恐所獻之味有不中於口者。還求夫子隱惡而揚善。勿宣布於眾人為幸。

又

自獻食後。枚喜甚。然如秀才望榜。舉家霍然。如夫鷹師不知能以壺中雋否。忽而一朵仙雲從天飛下。所以夸之者。喜喜從長。不當若是其口出。遂使東廂側耳者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主婦賀於堂前。廚娘舞於竈下。枚亦喜心翻倒。較當時之登慈榜上玉堂尤有榮焉。其果飭飯之不及壺飡耶。抑故誘之而使至於道耶。正懷疑間。又捧到荷囊四枚。方知嘗有實徵。則譽非虛語。然枚竊有感焉。元旦日。枚賀新喜。蒙夫人賜兩荷囊。色頗黯淡。今賜來者。燦若雲霞。且以四為節。似知有八手纖纖而暗為之點名給賞者。若果如是。是三晉之大夫不如鄒魯之僕妾也。夫子過矣。夫人亦過矣。然仔細思之。元旦之賜。不過憐垂老之門生。聊以償其屈膝。此番之賜。乃以

獎有功之少女。兼可策其將來夫人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洵足以佐夫子平章天下。成就人才之美。謹誦尚書一章。三肅使者而退。

又

蒙賜風肉一盤。古人所謂千里脯。注疏中所謂涼州烏翅者是也。公食大夫禮中。最為珍貴。夫子頻頻頒來。且云以勞有功者。枚聞之瞿然。夫婦人惟酒食是議。惟刀匕是供。固其職也。夫子一賞之不足。又屢賞之。似若褒其前功。而策其後效者。不知養由基之矢。百發百中。尚有弓勾矢撥之時。況竈下婢乎。且人之學問。惟有所歉然也。而後知不足。知不足也。而後能大有功。枚於廚娘。亦以此術待之。故能摩厲以須。時亦弋獲。今不料夫子褒之。又奇賞之。竊恐此輩將來。以為兩朝元老。尚且貶少褒多。則主人平日之斷斷督過者。殆不足為定評。而從此放手調羹。不復婆娑相料理矣。嗣後如山人有獻食之事。求夫子且勿揚之。而先抑之。幸甚。

與帥璞山刺史

枚客歲仲夏。挈家入山。以母老。故戢影山廬。高軒過白下。芳訊迴然。雖相思之忱。寸陰若歲。而萱蘇之寄。缺然未來。此趙元叔所謂實望仁兄。昭其懸遲者也。三月間。有潘生者來山中。素無撫塵之好。更無執牯之義。始投以書。繼以詩。讀之雖未盡。合乎古之立言者。要為有志士也。出見問所欲。曰。來南都訪其戚某。將我求童蒙。冀束脩一脰耳。今戚某不知所之。勢甚窘。故急而相投。問

其地曰廣德州秀才也。牧始而色然駭。繼乃欣然慰駭者。駭南都之為師者在谷滿谷在坑滿坑無可推轂也。喜者喜明公之刺其州其雅望淵鑒足以有造于生也。昔許子將掖虞永賢子牧賢。擢郭子瑜子鞍馬。陸敬輿收昌黎則王礪為之關說。今牧之賢不如王礪生之窮亦未至于牧賢鞍馬。然明公之為許子將陸敬輿者固儼然在矣。夫安遊士于故土教誨之以勵風俗。有司之事也。舉所知以成文翁之化朋友之道也。凡所稱引俱公所知而必有云者欲公之重焉斯義也。

與洪洞令陶西圃

河水東流而君西上。且聞新選花封。可以問陽侯之國訪虎祈之宮。登姑射之山飲襄陵之酒。樂哉樂哉。班生此行無異登仙矣。昔鬱林王指阿堵曰。我昔日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不足下。半生貧苦。衣不掩髀。而一旦處脂膏之地。百萬一紫標。千萬一黃標。得母手把牢盆。不知顛倒乎。又聞年嫂夫人業已委化。宮絃絕矣。則么絃續張。我家阿昭公然有敵體之意。所謂哀姜薨而成風止。出姜去而敬嬴尊。春秋之義也。第綠珠之車雖去。而一斛之價未來。足下在家慈前頗有諾責。公餘之暇宜取懷中記事珠。略加摸索。寧飲水而瘦。毋食言而肥也。

再與西圃

使者來。接手書。及未提一流。知昭姑已作阿摩敦矣。郎君又與如來同誕。定自不凡。康公我之所

自出異日頭角嶢嶢老夫當以此語譴之足下以瘦人而居肥地僕謂人當因地而肥不謂地反因人而瘦革陋規自佳然亦不宜太驟有近名之心昔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應改者必移之以漸使無迹可尋士君子居家在廉讓之間行已在清濁之際陶靖節為君家第一流人物其言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是黑海之餘資未必非青山之退步願少為留意僕已挈家入山墮圍構草屋數間將棲雞于埘養豕于牢採山釣水息影蓬廬從此永賦遂初雖韓白按劍于前蘇張巧說于後必不出雷池半步矣昔元微之以州宅夸于樂天僕則以山房傲于西園故人交好情在于斯

與胡書巢妹夫

川中李姓者來接札知攝篆簡州上官知其才黔首樂其政吾道大行效已可觀乃諄諄問途于老馬僕如天寶梨園退閒已久一切驍壺伴侶都已羽換宮移閉門造車不能出而合輟古之訓也況崔鄙因地而寬嚴徐邈隨時為通介道若轉圜不容墨守僕何能以破爛惠文冠贊足下新硯之政哉但願守呂文穆忍辱耐煩之語行張乖崖潔己愛民之政諒所已能也不敢不告也寄信人李某乃掀豎小人耳將所託寄金全行乾沒竟以一紙空函作殷浩之投僕與香亭氣如結轡觀其結舌支離蓋衫破碎任園是何蟲豸而足下乃望其以四百金謀人骨肉豈君子可欺以其方耶香亭家困窮已極大妹望斷棠砧有盤中一曲萬首迴文之意壁如赤地三年偶得慈雲

一片而又被毒龍吸去。命也。如何。僕雖有資財。奈山居已久。分潤無多。所謂馬負千鈞。蟻馱一粒。亦各盡其力之所能到而已。一笑。

又

枚去秋病店。命不絕如縷。妹舟過時。張目強視。語昏昏不復省。記有書奉訊起居。竟不知書中作何調語。今年蜀使來。賞金帛。走古杭。又走壽春。枚俱懵焉。最後纔得手書。并說三巴風土。上官以君為撥煩吏。接席傾矜。爭先覩之。為快。想青蓮之蜀道難。將化為陸暢之蜀道易耶。慙飲冰蘄。故自儒者所耐為可喜也。查亭家借河海之潤。感何可言。但世母于作家道理。天性限之。溝澮之盈涸可立待。諒智者所深知也。亦仁人所深念也。枚前因赴選。故不獲視先君含殮。時時抱恨終天。今母老矣。白雲親舍。言之黯然。故出具文書。告請終養。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循吏儒林。請各努力。

與程綿莊論楞嚴經

自幼即聞古之達人文士。靡不好楞嚴者。今生四十年。蒙先生教以寓目。初見似奇。再玩之覺甚平平。大率即宋儒語錄耳。宋儒講學。有意為深微。楞嚴談禪。有心為高妙。其大旨。在曲引旁証。敷衍成章。平易處。忽生峰曲。到喫緊處。仍不說明。非故為廋詞。即亂以番語。以便再申文義。重起波瀾。不知略聽悟人。觀一波便知再一波。萬千波之不過爾爾。徐騎省以為如一桶水。傾出後復傾。

入一桶中。了無義意。可謂道破機關。以僕揣之。大概六朝人偽撰。故西域轉無此書。猶之再求所撰算書。現在日本國。不在中華也。吾儒六經。大都言情紀事。無空談者。惟周易一書。圓通廣大。憑虛而立。然六十四卦中。何嘗不指物陳象。暢所欲言。從無贅詞複筆。方知周孔之教。終非如來所能夢見。司馬文正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信矣。先生禮樂論。粹然儒者之言。其妙處在發前人之所未發。魚門之病。在有心作有關係文字。而不免依傍附會。由其識力未到故也。馳此種文字以救之。當必有進。

與盧雅雨轉運

先生借省會之餘閒。訪野人于物外。一林梅萼。半榻茶烟。想別後猶殷然在念也。伏念風雅一席。主之者有人。本朝新城司寇之遺風。六七十年來。為廣陵散矣。先生以碩德峻望。起而繼之。又掌財賦之均輸。居東南之勝地。宜海內文士歸之者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數澤也。先生玉秤在心。因材而篤。雖汲汲顧影。勞不可支。每談及斯文。便眉舞色飛。而不能自己。此殆天之默相其精神。以扶持大雅耶。陳生古愚。因受知于先生。而有其室家。因有其室家。而轉增食口。良醫治人。原不能十全為上也。然恩始恩終。大君子必無厭色。喜渠食指無多。桶中之妻。尚易蓄養。古語云。振飢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于規行。茲來晉謁。祈進之前席。而洗其寒酸。幸甚。

戲招李晴江